

馬展鴻作

江淮戰地隨筆

前線出版社版

馬展鴻作

江淮戰地隨筆

前線出版社版

筆隨地戰淮汪

分五角四幣國價定冊每
資郵加酌埠

著作者

馬展鴻

出版者

前綫出版社總社

發行人

韋永成

印刷者

廣西日報社

總發

出版社總社

翻准不有所權版

三年九廿國民華中

江淮戰地隨筆目錄

馬展鴻作

漢口印象記

雪中行軍

初上前綫

美人計

自作孽

難民之羣

拿機關槍衝鋒

人頭枕

紅槍會

逃荒的

讓我們接防吧

趕快把它剷除了

要雞蛋呀

泃北突圍記

所謂「皇軍」

花涼亭(一)

花涼亭(二)

寬傳隊長

五里坡的奇襲

我云如是

十三時三十五分

一年的回憶

漢口印象記

(一)

列車在夜色茫茫中進入武昌車站，這麼大的都市十年來沒有踏足了，繁華的引誘，禁不住要憑窗四顧，可是除了輝煌的燈光和櫛比的房舍外，再也看不到什麼奇異的東西。

設營人員引導我們到輪渡上，慢慢地向北岸駛去，漸次靠岸，都市的景象愈近眼前，首先証明我們心目中以爲因敵機空襲而冷落了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宿營地在府西二路，隊伍從馬路上經過，並不能引人十分注意，想起在南寧和梧州那萬人空巷歡送的情形，有點兩樣了。

司令部預定設于□□書堂，當我們到達的時候已經是夜半了，緊閉着大門，電燈也完全熄滅，我們站在空地上等候設營的人員拍門接洽，可是許久都聽不到屋內的回聲。我們尚未領到素衣，士兵們還穿着短褲，深夜的寒風從身邊掠過，忍不住要發抖了。

經過四十分鐘長時間的拍叫，才把門叫開，於是進着手宿營的區分。房子是西式的，一切都很整潔，樓下正廳的中間掛着一幅呂祖的畫像，前面擺上一張矮桌，桌上陳列香爐，和人工製成的果品，桌前的地上敷着一張席子，很整齊着三的排只蒲團，天花板上吊下一串塔香，香烟繚繞在室內飛騰。「這是祖師堂，你們不能在這兒住，」屋主告訴我們。

我們轉到左邊的房子去，門首貼着一條黃色紙的符籙，室內也掛有幾幅佛像，他說「這是□□佛堂，你們也不能住下。」我們唯唯的退出，又轉到另一間房子，裏面貼的符籙更多，還有一幅很大的觀音像。「這可以讓我們住吧？」我明知要受拒絕的，但故意問他一整。

「這是齋堂，是食齋娘孃的地方，你們更不能住了。」

我們再也不用主人引導，而獨自往樓上察看，發見一所大廳，裏面一件東西都沒有，同事們在打量着說：「地板很光滑，用不着床板，可以睡三十人。」「這是祖師堂的樓上，你們絕對不能住的，就是我們的信士也不許到這裏來的。」主人很着急的說。

「這裏不能住，那裏又住不得，到底叫我們住那兒才是呀？」我們的副官憤怒了。

「我們不住，留牠讓日本鬼子住啦。」另一位同志從旁插進一句。

「官長！說那裏話？我們也天天在這裏向祖師禱告，懇求保祐中國軍隊打勝仗呢！」

「管牠什麼祖師堂，佛堂，齋堂，我們且住下再說，畢竟中國用不着這種人救國的。」副官再來一句「官長！得罪了，請原諒罷！那些地方實在不能住呀。」主人頻頻地向副官拱手作揖。

我們商量了一會，大家都覺得主人既然不願意，同時這種地方住下來也是不爽快的，還是另到別的地方找房子好些。

離開了陰沉沉的環境，精神自然舒展了不少，可是現在是下半夜兩點鐘了，我們往那裏去呢？我們坐在草地上等候找房子，寒風頻頻地向我們身上襲來，更發生無限的感慨。

大約半點鐘光景，副官跑來報告隔隣就是一所小學，學校當局很歡迎我們到那裏住。我們因爲不願去住學校致誤學生們的功課，又商量了一會，才決定先住下一夜到明天再行打算。

那是市立第七小學，沒有學生寄宿，兩位教員很殷勤的照料我們。因爲地方不大，教室也被佔用幾個。第二天七點鐘學生們來上課，發覺地方給我們佔去，沒有課上，小朋友們東竄西鑽，奇異的目光集中在這一羣不速之客的身上，教員們惟恐驚動我們的睡眠，下令教他們退去，可是不久三三兩兩的又站在我們房外了。起初他們祇是在同學中低聲的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報告或者指示對於士兵們所有的特異東西和形態，後來，也許是感覺士兵並不是可怕的人物吧，漸漸地踏進房裏了，開始和我們作片段的談話。

「你們是去打日本鬼的嗎？」

「是呀！」

『是從湖南來的？』

「不，我們是廣西的軍隊。」

「呵，是白崇禧的兵嗎？」

「是的，也是李宗仁統率的。」

「先生告訴我們白崇禧飛南京去了。」

「是呀！」

「你們不冷嗎？還沒有穿上棉衣呢。」

零零碎碎的問答，覺得孩子們的天真爛漫是很可愛的，而他們愛國的真情，更使我們發生無限的興

他們更偷偷地把母親所給的零用錢送給我們的士兵，士兵們不肯接受，還再三再四的送過去。因為當藉不通，雙方的意思都無從表達，祇有互相現着意會的笑臉罷了。小朋友見得士兵們不肯接受他們的錢，便一同跑去教員面前報告，教員轉向我們說明，希望致意士兵不要太使孩子們失高興，可是我們軍隊不能單獨收受別人的惠贈，所以對於教員的勸告也難接受。

過了一會，一位教員帶着一羣小朋友和兩担包點跑來找錢，他說道是孩子們見到士兵們不肯受他們的錢，所以湊合起來買些點心給各位同志過午。我們覺得盛情再不能却了，提案把點心搬到草地上召集士兵和小朋友們開一次野餐會，會中除說些感謝和報告北上抗日的話外，還唱了許多歌曲，小朋友歡喜得手舞足蹈，士兵們雖然不懂他們的話，也覺得十分愉快，自然地發出哈哈的笑聲。下午他們還推舉六個年歲較大的女生幫忙我們造飯，一直到我們遷出學校為止。還有幾個孩子帶他們母親來參觀我們的隊伍，小朋友們看見士兵沒有襪子，便央求母親往街上買幾對送來。

(三)

一連十多天的事船生活，人馬都感覺疲乏，趁停候車的時間，按日輪流放假外出，使官兵們得個機會開開心。我們的士兵都是新從鄉間征集入伍的，像武漢這樣大的都市，可以說從來沒有見過。然而，他們也算勇氣十足，無論大街小巷，都有他們的足跡，鄉下佬進城的趣事，自然是隨處都會發生的。儲大的買漢，要以漢口的百貨市場是他們最感暢快的地方了。他們被那輝煌的門面像磁石吸引鐵器般吸住了，一大羣在門外站著，儘汗視那光怪陸離的廣告，和那進出進入的人羣。然而他們似乎沒有進去的想頭，也許是因為腰包空空如也和不得裏面究竟玩些什麼童兒罷。後來市場忽然打開門禁，凡是穿短褲的武裝同志都

可以免累進去，我才一羣羣的到裏面去遊玩。適遇我這時從那邊經過，順便進去看看。可是意外地把門的却要我先買門票。

「不是軍人免費入場嗎？」我問他們。

「祇優待廣西軍人。」

「怎的這麼特異？」

「他們遠道北上抗日，而且紀律很好。」把門的在向我解釋。

「我也是廣西軍人呀。」我補上一句。

「官長！廣西兵是穿短褲的，所以祇優待短褲軍人。」

探問的結果既是如此，我也不再進去了。

(四)

第三日我和天任旅長到法國租界去，我們都帶着手槍，同時還有兩個武裝兵跟着，正在一面行，一面談話間，一個巡捕從後面起來阻止我們前進，他指着掛在電燈桿上的玻璃箱子說「不許武裝入界的公部理佈告就在此裏，各位難道沒有看見嗎？請回到公部局解決去。」我們是不願吃虧的，祇解釋幾句便不再面會他而繼續前進，他也絕不讓步，仍然囁嚅咕嚕的在背後跟着。畢竟我們人多，他終沒法阻止。行約三分鐘光景，從旁邊又路上來了一位巡官，他當然也是想來阻止我們前進的，我們也照例解釋幾句，他轉問我們是那一個省的隊伍，我們回答了後，他便對那巡捕說「廣西的，讓他們過去好了。」

(五)

四日的漢口逗留，給予我的刺激很深，那優待我們的祇是一種意外。

雪中行軍

由臨淮關三夜的行軍到了定遠的張橋鎮，才得兩夜的休息，又折回總師來。是臘月中旬的時候，一夜之間大地上變了白色，南方人不易見到的景緻，看來格外開心，然而，也私自慶幸昨晚到了目的地，用不着把足跡印在雪堆上。具有孩子好奇喜玩心理的我們，總希望賴多下幾天，看看地面有一二尺厚積雪的時候，又是怎樣的景色。

一堆柴火就是我們煤爐，圍坐旁邊談談笑笑，倒有相當的樂趣。這時剛巧收到商邱民衆贈給的五千多對襪子，及時分給大家穿著，真有雪中送炭的意味。

下午三點鐘左右，忽然奉到命令，要我們立刻向紅心鋪推進。眼看那屋簷的滴水，四野的飛花，禁不住眉頭皺皺了。然而相反的，想起踏雪尋梅的故事，和雪中行軍歌曲中的樂趣，此行也許另有滋味罷？起程時已是五點鐘了，入夜的寒風愈吹得起勁，雪也下得更大，老百姓們看見我們踏上征途，頻頻地說「老鄉，辛苦了！」我們畢竟是初次的嘗試，很有點像小孩們玩雪時具有的心理。道路被雪蓋上了，就沿着勉強可以識別的痕跡前進。雪是鬆軟的，一腳踏下去，整個腳板給牠埋沒了。情形就和在沙灘上行進沒有兩樣。但是，通過的隊伍太大了，你一脚，我一腳，漸漸地雪和泥漿混合一起，布鞋濕透了，襪子也跟着濕透了，腳掌酸痛的程度跟着步數而增加，走在後面的簡直不是在雪堆上行進，而是在泥濘中跋涉了，弄得鞋子常常給泥黏結着站不起來，穿皮鞋的冷得尼粘滿了射掌，每隻鞋的重量總在幾磅以上。走起鞋

更感不方便。我就是陷在這困苦中的一個。前面橫着一道小河，橋樑已破壞了，迫得要涉水通過，皮鞋裏滿藏了水，疼得更加忍受，索性把鞋子脫下，單穿襪子走路，比較輕快了許多。可是襪底太薄了，平日沒有赤腳走路的習慣，腳板的刺痛更是十分難受，提起來時真不願意再把牠放下去，兵士們的因為愛惜那對新襪子，竟赤腳走路，慢慢的像盲人一步一步試探着走。

雪花隨着強暴的北風，愈更飄得紛亂，粘在臉孔上不久便溶化成水，一絲絲流下。耳朵冷得僵了，臥至在上端積成雪堆也沒感覺。雪片有時從領縫侵入，溶化成水直流到腰際。手指生了凍瘡，幾個骨節腫脹到握不起拳來。險，手，腳都冷僵了，祇有咀巴還沒有到僵硬的程度，仍然很高興地談笑，有時還哼一二個歌曲解開心。遇着的百姓，都隨着驚異的目光。

時候漸近黃昏了，但是鐵鏈的白色反映成一片光明，所以不感到有夜行軍的艱難，祇是呼呼的北風却隨着夜色的濃厚而增加牠的威力，更使人感着莫大的威脅。百姓們早就閉戶睡覺，祇有守夜的大吠聲聲突破了夜的沉寂。

二更時分才到達目的地，柴火很艱難才找到些少，祇能燒點溫水暖暖手脚，要想燃些烤煨就辦不到了。

雖然是很辛苦的掙扎了半天，到底是生活的初次嘗試，倒也覺得別饒興趣，等到躺在床上時一切便都成爲過去了。

初上前線

「老弟！準備着，又要出發呀！」陳班長拍着二等兵李福初的背上說。

「唔。」李福初要聽不聽的扭着綽腿。

「這回出發不像我們從南寧到廣州，武漢，全州那樣舒服了。」

「怎麼？至多沒有火車坐吧了，那沒有鐮子的車箱我早就不願坐了，風是那麼呼呼刺人肌膚的刮着，灰塵又是那麼不斷的向人顏面撲來。」

「那算什麼，打仗呀！」

李福初是一個徵兵，初從田間出來，土佬氣很深，動作又很笨，所以經不起久歷戰陣的陳班長的眼。

「老弟！爭氣些呀！」班長又是一句。

「到那時候再說。」

隊伍在當天晚上向明光進發。是農曆十二月的時候，北風凜冽，路面上低處的積水已經結成薄冷冰，從上面踏過，發出一種廣西人所不常聽到的聲音，當初他們還時常故意的踏它一兩腳，聽些冰裂的聲音開開心，後來是趾痛了，才覺得那不是好的玩意兒。李福初隨着隊伍行進，時急時緩，時行時止，使他很不耐煩，在後他明白了，大隊伍在黑夜前進免不了這種難堪的形勢。

「仗怎麼打的呢？」他一面行一面想，「大約是向敵線時一樣吧，如果不同，便不會拿來教我們了。」

「這是他的邏輯。」

東方漸漸現出魚肚白色，但是薄霧還是籠罩着大埔，李耀陽吐了一口氣，心想白日行軍方便得多了。劈拍劈拍的槍聲突然從前面二里多路處發出，隊伍在連長「前面有情況，停止！」的口令下很迅速的蹲下了。

「仗怎麼打呢？打日本鬼子是該努力的，不然，怎好意思回去見歡迎送我出發的人們？」過去的事情又在二等兵的腦海裏呈現了。

他抬起頭來對槍响的地方瞧了瞧，可是看不出什麼動靜。

「班長，我們怎樣呀？」他忍不住大胆的問了這句。

「自然有命令來的，你爭氣些好了。」

「讓我小便去吧，等一下開伙了怎麼辦？」

「你怕死嗎？就在原地行好了。」

前面的隊伍俯着腰前進了，他那一連也跟着在後面走，槍聲响得更密，可是離得還遠。

「老弟！第一次上火綫，不要丟醜呀！」班長在帶隊疎開前進的時候說。

他們從麥田裏通過，當初還俯着上身走，後來腰際酸痛了，只好用回自然的姿勢行進。

第隆一聲，一顆砲彈落在這隊人附近，他們立刻伏下去，聽到再沒有第二下聲音，便又繼續前進，槍聲打愈近，大砲彈又來了兩次，他們履行匍匐的向着一所墳墓地躍進。

就在墳墓地上佔了陣地，自己的機關槍响了。二等兵暗地興奮，他想「怪好聽，像串砲般，從前實彈

射擊時沒有這麼密。」

他是一個機關槍的彈藥手，忙於把子彈裝送，但是輪不到自己瞄準扳機，總覺得有點遺憾。

一顆無情的子彈飛來，槍手像沒有脊骨般軟弱地躺下了。李福初很銳感的立刻搶上前接了手，才想扳機，忽聽得「老弟，變換陣地，」的呼聲，他迅速地移了新位置，才開始過他的手續。

「媽的，兩個！兩個！」他瞧見兩個敵人給他射倒，很興奮的叫喊起來。

「老弟，沉着些，不要出聲。」

他聽從班長的話，很沉着的一串一串射出去。

從拂曉到九點鐘，不斷的槍聲中，雜着敵人的大砲和我們的迫擊砲聲，响震了整個原野。每個戰士的目光釘着前面，履行着他們偉大的任務，其他什麼事情都置諸腦後了。

「來了，來了，連續放！」從伏在右邊一個較大坡頭的班長口中叫出。

他也認識這是一個挺好的機會，立刻一串一串放起來。

「三個，三個。」這回不出聲了，祇在心裏算着。

一團黑煙在他的左邊冒起來，隆隆一聲把他拋離地面幾寸高才又跌下來，跟着團沉重的東西壓在身上，他想「完了，就這樣完了，」試把身子一挺，才知道是被砲彈翻起的泥土壓住的，他爬起來，覺得左腿有些疼痛，連忙把左手向痛處一摸，可是沒有血跡，他知道不是受傷，於是伸手重將槍把握住，瞄準，扳機……但是，發不出聲音了。他拉回來檢查一下，那槍機是被破片打壞了呢。他不敢猶豫，立刻從身上解下四枚手榴彈來，準備着最後一剎那之到來。

走進步槍組的槍聲雖然連續地响着，畢竟是稀疏得很。敵人便乘着火力薄弱的時候，兩向陣地來。辛福初毫不躊躇的將上身抬起，右手一搖，把第一枚手榴彈拋出去，接着又是第二枚。同時他左右的同伴也一齊拋出，陣地前面罩過了白煙和黃塵。當他把第三枚拋出的時候，那遲遲的兩個敵人應聲倒下了，他在心裏算着「又兩個。」他靠近坡面詳細地探望，已經不見鬼子了，立刻站起來叫着，「生得！西邊有勁刀。」

敵人退去較遠了，班長走過來拍着他的肩膀說：

「老弟，你真行！」

「唔，打仗，打鬼子，算什麼！」

美人計

敵人到達滁縣，第一件要漢奸徵集五十個年青婦女的消息，震動了鐵道兩側每一個人的心坎。珠龍橋是滁縣通定遠道路上一個小鎮，離滁縣不遠，對於這件事情知道格外詳細，所以大家存着這一回糟透了的心理。

十二月那寇兵的鐵蹄踏進珠龍橋了，恐怖的情緒籠罩着整個市鎮和附近四周。居民們就在那最緊急一剎那間離開可愛的家庭逃命去了。大地撒滿了白雪，北風呼呼地狂叫，老的既需扶持，幼的又需提挈，這還不算事，另外還需背上最關切要的棉被和必要的糧食，拚命的在雪地上奔馳，那呼號淒慘的聲音，震動了曠野。走不動了就在雪堆上坐下，然而情勢却又不容許他們從容前進，於是祇有盡最後的掙扎，用手脚一齊在地上爬了，跟不上的感覺自己命運的可憐，哭着喊着希望前行的稍為等候，或者希冀得到憐憫與援助，但是人人都自顧不暇，誰個還有餘力呢？等到他們看見領上冒了烟火，家屋財物已被付之一炬，心酸骨軟，連那最後的一點氣力也沒有了。

一個產後還未滿月的婦人，因為身體的虛弱沒有力量跟同他們一起逃跑，一天寇兵上門來了，看見是一個年青女人留在家裏，便同餓虎一般張牙舞爪向她撲來，先把她懷中的嬰孩奪下拋到別張床上去，她剛想把孩子奪回，却給另一個寇兵先提去了，他把嬰孩往上一拋，一擰上了刺刀的槍桿向上一刺，嘩的一聲便結束了這弱小的生命，結果婦人也被輪姦死了。附近的居民聽到這惡消息，大家都在摩拳擦掌，決心為